

## 艺思艺语

## 艺术史研究不应忽视艺术本身

■薛永年(中央美院教授)

记者:在美术理论学习之外,有实践类课程吗?教画画的老师们都是怎样的?

薛永年:我在央美读本科一共是5年,前3年,每周有3个半天学画。既学中国画,也学西画。西画由韦启美教,中国画由刘凌沧教。当时是创作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学。主持系务的是金维诺先生,教学群体还有常任侠、许幸之、王逊、王琦等先生。教我们画画的老师也很厉害,以中国画为例,请了工笔画大师刘凌沧来教,刘先生摄影也很好,会画漫画,并且还写过书,他的《唐代人物画》写得非常好,每次上课他都请学校打印好一篇他写的文章,人手一份,一边讲理论一边讲操作,教给我们怎么用颜色,怎么研、漂、怎么矾纸,包括技术性很强的东西,怎么掌握温度和湿度、胶矾配合的比例等等。我记得他说,研制色彩时有时候用乳砑研,有时候要拿手指头研。他们的教学没有框框,刘先生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没有门户之见,他会叫我们学习蒋兆和的艺术与叶浅予的艺术,刘先生也很推崇张大千,跟我们讲张大千人非常好,一点都不保守,还把张大

千当时在香港出版的画册(高岭梅编)拿来给我们看,让我们抄、印,我记得张大千讲画是艺术家创造的一个神仙世界,不是直接描写现实。我们到叶浅予先生家去,他就给我们看张大千的原作。这批先生的思想在艺术上仍然很自由,他们的视野很开阔,也很有分寸,所以当时我们在学校所受益的不是在报刊杂志上能看到的。

记者:当时的整个美术史教学,从理论到实践,都比较注重对艺术自身规律的学习。

薛永年:对艺术史来说,一种是艺术的历史,一种是历史里面的艺术。就是说一种是研究艺术是怎么发展过来的,它的发展有怎样的规律和内部外部的原因;还有一种是以图证史,用图像去说明历史的发展,不涉及艺术规律。比如,一张《清明上河图》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建筑情况,不管画家是怎么画的它都能够说明。

当时的设课是让我们这些在美术学院学史论、批评的学生们成为艺术的内行,懂得艺术规律、艺术本体、创作思维、创作方法、物质媒材以及不同视觉艺术的特性。版画是黑白语言,国画笔墨是语言,油画色彩

是语言等等,让我们掌握它们最基本的特性。这是现在专业的美术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艺术学院不见得有的,虽然强调了人文,却逐渐忽略了艺术的基本特性,有部分学者认为现在的艺术史研究新阶段就是拿艺术来研究历史,这并没错,但是不全面,艺术本身的历史也还是要研究的,因为它毕竟还是艺术史啊。那时学校教给我们的正是一种掌握艺术品质的能力,不是它不强调人文,而是自觉重视艺术规律这一块。

记者:随着中国经济增长、文化事业的进步,艺术品市场进入“黄金时代”,那么当下什么样的作品更值得收藏?

薛永年:艺术品的收藏看个人爱好,首先要自己喜欢,我不太赞成把艺术品当成一种股票性的金融产品,艺术品本身有它的审美价值,不能只看到它的物质价值,忽略了其艺术品质。

目前存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,就是还在前进发展中的,还有待于历史检验的当代画家作品定得价格很高,甚至超过了经过历史检验的古代名家的作品价格,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,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。和艺术规律没有关系。



■张大千 浅峰山水图  
四川博物院藏

## 书画群向

## 张锦芳以孝友著称,以书画名世

■黎向群(著名书法评论家)

岭南偏于一隅,气候、语言、饮食、风俗等与北方不同,岭南人不甚愿意在岭表以外供职和寓居,即使取得功名或任职,时间都不会太长久,便以事亲为由,辞职返乡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和参与地方乡绅事务。

张锦芳(1747—1793),字槩夫,一字花田,号药房,别署曲江山人、曲江外史。顺德人。生性恬淡,淹贯群籍,精通《说文》之学。

张锦芳以学问、诗词赋咏、书画与黎简、黄丹书、吕坚并称“岭南四家”,尤以孝友更为世人称道。

张锦芳从赴考、授翰林编修到返粤,寓京只有几年的时间,海内外名士及同乡竞相与之结交。他刚抵京师,纪晓岚、钱大昕(辛楣)等名士争着热情迎接,倒屣相迎。同乡胡亦常、冯敏昌、刘彬华等人也与他过从,成为好友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他得知兄长病逝的消息,悲伤不已,乞假离京返乡。三年后,即乾隆五十八年(1793)病逝,享年四十六。

张锦芳与刘彬华的交谊有实物为证。无聊斋度藏他们的册页,共两开(折叠合页),绢本,一页是张锦芳一件罕见而精致的山水小品,另一页为故物主人刘彬华的小行楷题诗和题跋。张锦芳赠送山水画给刘彬华是古时文人交谊的重要信物。

页一、山水小品。款署:“己酉春三月写于都门,张锦芳。”铃:“张锦芳”白文印,款字引首铃:“张叔子”朱文印。画面由近山、远山、树林和小桥流水构成,笔墨技巧,通达谙练。崇山峻岭运用没骨法,远山隐约其中,树木成林,叶针运以横锋写意,皴点多用焦墨,苍润秀劲,水河澹澹,独桥无人踪,意境清幽,气韵逼真真元章、梅道人。

张锦芳珍藏的书画和旧物胜过自己的生命。他从京返粤,乘船途经江西时,遇险覆舟,两手急持王冕的墨梅及旧端砚,置生命于度外。他楷书取法钟、王、赵、董,行草法右军,隶书取法《礼器》诸碑;绘画以山水、花草、兰竹著称,山水取米芾、恽南田法,梅花法王冕、吴仲圭。流传多为花卉,写山水罕见。刘彬华行楷题诗跋:“可忆西山欲霁时,炉边人语坐论诗;鸿爪成陈迹,一榻茶烟雨鬓丝……”下铃:“朴石”椭圆朱文印。

两页的落款时间均为己酉年,即乾隆五十四年(1789),刘彬华题跋的时间是同一年。这一年,张锦芳刚好在京城会试,中试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寄住位于西山的净默寺里。刘彬华当年也赴京城参加考试,却没有考中,十二年后(1801)才金榜题名。有一天,西山的大雪将要停止,刘彬华冒着寒风雪前去净默寺拜访同乡前辈张锦芳,得到他的热情款待,两人促膝在炉边取暖,席间,一边品茗论



■张锦芳、刘彬华合页

诗,一边“颇联赋咏”,相与甚欢。临别时,张锦芳赠山水小品一帧,以作纪念。

刘彬华性情清淡,不乐仕进,与前辈张锦芳颇为相近,嘉庆十四年(1809),张锦芳已经作古十余年,岁月匆忙急促,他不觉已步入了暮年,睹物思故人,感慨万千,好友赠送的故物,已成陈迹,惜往日的相聚,历历在目前,因题诗一首,记录他们相交相知的点点滴滴。

刘彬华,字藻林,一字朴石。番禺人。嘉庆六年(1801)成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不久告假返乡,先后讲学端溪、越华书院,从此不再入都。他热忱文化教育和公

益事业,如省城浚六脉渠,设恤嫠会,修《通志》,修贡院诸大事,地方大吏都咨访他。而他为人低调,不事张扬,遗囑不鼓乐、不买水、不作法事,毋刻行状,毋撰墓志,毋刻诗文集。

刘彬华也是乾嘉年间著名的学者、诗人、书画家。此册小行楷宗法钟繇、二王,取自元常之高古,又有右军之逸致。他亦能绘画,鲜有画作流传。

汪兆鏞撰写岭南第一部美术史的《岭南画征略》,都评述了张锦芳和刘彬华的书画,他们在今天,也不为书画界学者所重,实为憾事。

## 观点 博物馆的疫情之困

在这场世界性的疫情中,深受影响的是美国洛杉矶郡博物馆(LACMA),该馆“筹备近十年的美国仇英大展因疫情遇冷,部分展品为首次公开展示”,这是此前的新闻,而现在彻底关了。洛杉矶郡博物馆的“真相所在:仇英艺术特展”,原计划的展期是2020年2月9日至5月17日。这是首个亚洲以外地区关于明代画家仇英的展览,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仇英展。展出的作品来自两岸

故宫、上海博物馆、天津博物馆、辽宁省博物馆、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克利夫兰美术馆、波士顿美术馆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、弗利尔美术馆、洛杉矶郡立美术馆、京都国立博物馆、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等,除了45幅仇英的作品外,展览还包括了仇英的老师及女儿仇珠在内的其他17位画家的作品,共65幅。展览在LACMA于2011年开设的雷斯尼克夫妇捐赠新馆,美国国

家人文基金会为本次展览的主要支持者。

不管疫情如何,展览都会如期结束,这是持续近十年的努力。因为疫情,LACMA决定3月14日起“暂时闭馆”,而重新开放的时间则要另行通知。根据目前的形势判断,等到疫情平定下来,大概展期就到了。想想都可惜。LACMA与合作的每一家博物馆都有艰苦的借展谈判,每一件作品都有相关的估价和保险,

还有运输的各种环节。整个展览的预算是相当可观的,也不是每一家博物馆能够办得起的。然而,所借作品到时就得归还,如果可以续借,还得重新商谈。显然,每家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,都有自己的安排,能够继续借展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,何况要协调那么多的博物馆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这是非常遗憾的事。

——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